



耆老篇

談古說今

楊潘阿却 87歲 楊戊寅 80歲 陳阿秀 77歲 李朝金 75歲 楊兩森 72歲
 李張阿環 72歲 陳坤焰 70歲 李石金 70歲 李碧波 69歲 楊錦昆 68歲
 楊陳玉蘭 68歲 蘇德政 66歲 楊林妙 66歲 張劉君枝 65歲 張勝發 65歲
 林幸子 63歲 林次郎 63歲 蘇長興 53歲 楊林貴美 50歲



楊潘阿却



楊戊寅



陳阿秀



李朝金



楊兩森



李張阿環



陳坤焰



李石金



李碧波



楊錦昆



楊陳玉蘭



蘇德政



楊林妙



張劉君枝



張勝發



林幸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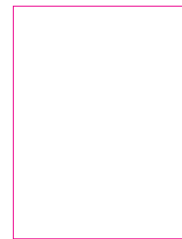
林次郎



蘇長興



楊林貴美



前言

林瑞芳

今年，是頂寮庄遷村滿廿週年，當年舊頂寮的生活居處、風土人情，歷史文化，如果不加以紀錄下來，再過十五年，知道的人大概不多了。

頂寮，是宜蘭縣設縣以來，所有集體遷村之中，唯一仍保有舊名，而且保存全庄完整的里，當年里長張金純、社區理事長蘇德政等人的努力，功不可沒。

為了將舊頂寮的一段歷史記錄下來，我們決定出書，並請中國時報特派記者簡浴沂、台灣新聞報記者陳素珍兩人，為我們蒐集史料，編撰成書。

希望前輩們將所知道的點點滴滴，細細陳述，儘量提供舊照片，讓內容更為完整。



↑手端訂婚喜餅走進竹圍口 陳政輝提供

楊戊寅

祖先來自福建金浦 阿祖的時候來到台灣，到現在已經第六代了。

四十多年前，曾有一晚，牽罟捕獲四、五千的魚，凌晨二、三時，就擔魚出去賣，沿路走沿路賣，不夠賣。

哥哥楊阿嬰就從家裡擔魚到冬山鄉的順安給他，然後又一路賣到三星，回到家時，都已經天黑了。

三至七月，抓風目魚苗、烏仔魚苗、鰻苗，每尾大概四、五分錢。



↑楊戊寅的家



蘇德政

阮的祖先，也是金浦來的，住的地方比較靠海邊，生活艱苦。

以前，經常上山撿柴火，進入武荖坑的大中心，單程走路就要三、四個小時，那時沒有大馬路，從舊頂寮、過金溪橋（即今之龍德大橋），沿北側堤防、過鐵路、大沙崁，從天公廟旁爬上山，到大中心撿九芎柴。

撿到柴，捆好後挑下山，生柴草很重，最重的，一人能肩挑二百二十台斤，挑到了山下，等候的家人來分擔，好減輕重量。

柴火挑回家後，得用斧頭剖成適用的大小，當時沒有土炭、也沒有瓦斯，完全靠燒柴草煮三餐，查某人（女人家）在家養豬、種蕃薯，每天煮豬菜（蕃薯藤、葉）餵豬。



↑ 老家的廚房有大灶和瓦斯爐
林正明提供

李張阿環 蘇何秀雲 楊林妙

舊頂寮的柴草不夠燒，上山撿柴，是重要工作，撿柴走到武荖坑，從大山崁上去，到大中心。

查某人家利用天黑，到海邊的木麻黃林，去偷撿掉落的樹葉，帶著鐵耙和竹擔，沿小路悄悄溜進去，手腳並用，越快越好，挑了就跑。

↓ 哥哥姐姐弟弟妹妹 陳呈祥提供

楊錦昆

舊頂寮雖然是靠海邊，不過，種田的人也不少，就連現在的活動中心，以前也是稻田，雖然收成不好，一甲地五、六千斤，也足夠一家人溫飽。



楊戊寅、楊錦昆

頂寮靠海吃海，主要以牽罟（地曳網漁業）為主，當時總共有六組罟，楊延卿一組、楊水盛一組、陳阿青一組、陳阿本一組、李振旺一組、林碰頭一組。

到了捕魚期，罟主會派人顧海邊，發現魚群到來，立即吹螺，一聽著螺聲，大家馬上放下手邊工作，趕到海邊來幫忙，牽罟是「俵索有份」，所以來幫忙的人很多。

三月起是牽（魚勿）仔魚，三、四月仔牽繞仔、五、六月是苦魷仔。

一般以頭家、拎網、搖槳分最多，工作較輕鬆的，當然分的比較少，通常一組罟，差不多用四十個人。



↑小孩和老家 邱來發提供

陳阿秀

六月分堆，查某人忙著煮魚仔、曬魚脯仔；七月暝流，差不多晚上七、八點，還在捕魚，有時魚多，就牽到天光。

查某人一米籬、一米籬地曬魚脯仔，曬好，留一些自己吃，其他的都拿去賣，有時，隔壁庄的人或魚販會入庄來買。



↑陳麗秋家門前曬魷魚 陳煌傑提供

楊陳玉蘭

阮廷名叫楊宗漢，今年七十歲，楊戊寅是阮五叔公，卡早，大家生活真艱苦，不過，頂寮人真打拼，新春種土豆，擔「大肥」來澆，土豆、蕃薯都長得好。



李碧波 池德全

下城，有應公廟，農曆七月十五日做戲。

上城，有應媽廟，五月初一熱鬧。

姑娘仔廟是陰廟，在五結界，私人供奉，頗為靈感。

半中仔，是帝君廟，也是舊頂寮的「主母廟」，鎮殿神明是協天大帝，陪祀聖王公、國聖爺，正月初迎媽祖，二月十五乞龜。



↑ 三帝君出巡 蘇德政提供

蘇德政

五結下清水村（埤仔尾）的主廟是國聖廟；水頭仔主廟是帝君廟，頂寮、埤仔尾、水頭仔遷村時，大家說好，三廟合成一廟。

只是，一座廟只能有一尊神明鎮殿，新廟建好時，重建委員會主委王柏智，以擲筊請示原來三座廟的主神，由神明作主，好奉請神明來鎮殿，結果，神明禮讓一番，國聖公「杯頭最旺」，坐上大殿。

如今，中殿的右邊（大邊）是頂寮的帝君，左邊是水頭仔的帝君。

楊戊寅

以前的應媽廟很小間，信眾要彎腰才能進去插香，而且是以茅草蓋的，香一多，就發爐，茅草廟就燒掉了，所以，應媽廟常常重建。

後來「高水」就地重建，有四、五坪大，牆壁用磚砌，人可以進去，遷村後，正安堂併入城隍爺廟，至今是頂寮人的信仰中心。

大眾爺廟，農曆七月十一、十二日做戲，由於真靈感，北從利澤簡、南到東澳的畧主、漁民，多來參拜，信眾爭著要酬戲，後來約定，頂寮、利澤簡二地，聯合演一天戲，第二天讓給大坑畧、功勞埔的人。



↑ 城隍爺千秋過火

楊陳玉蘭

主母廟二月十五日聖王公千秋熱鬧時，家家戶戶都做「米糕龜」到廟裡拜拜，尤其是厝內有生子、生孫的人家，一定要做「米糕龜」答謝陳聖王的保佑。

正月迎媽祖，廟的主委跟頭家，於正月初三或初四、五，要到北港請媽祖來「做客」，由爐主、頭家帶頭，各地來的陣頭繞行全庄，庄民隨香，排成長長的隊伍，一路上鑼鼓喧天，非常熱鬧。

家家戶戶擺流席宴客，那時候雖然沒有大魚大肉，但是大家都很親切，把家裡最好的拿出來，炒米粉、煮冬粉、鴨蛋、魚、豆干炸等，滿滿一桌，主客攏歡喜。

張勝發 林正明

五十一年，颱風帶來大水，堤防將潰，中崙一帶的人，急忙逃到大庄避難，

舊頂寮到蘇澳街的交通不便，需涉水過新城溪，新城溪建橋很晚，形成交通阻隔，遇水大就過不去，沿溪堤到武荖坑，路面很狹窄。



↑七月慶讚中元拜拜 蘇德政提供

林幸子

十三歲就牽罟，直到廿七、八歲，小時候在岸上牽索，長大些，幫忙扛罟網到船上。

林次郎

古早厝，攏嘛是「拗灰」，就是把稻草剝成一小段、一小段，加入石粉，攪拌均勻後，中間留個洞，定期加水，再攪拌，不斷的重覆，八個月後，拿來粘厝頂。

壁以竹片編好後，用海沙攪粗糠，厝高一丈三，外面再「拗灰」抹上，海沙就近到海邊挑，厝邊頭尾會「相換工」，幫忙挑砂。



蘇長興

舊頂寮七十一年開始辦理徵收，七十二年遷村，時任縣長是李鳳鳴，土地徵收前，有開協調會，村民雖然每次都反對，但是擺沒效。

楊陳玉蘭

遷村的時候，政府分土地，一戶分廿五坪，優待坪一坪九百九十六元，沒優待的一坪三千九百九十六元，一公頃私有地可以優待一百坪，不足一公頃，依比例換算；有地、有厝，人口數七人以上者，可以買卅五坪建地，六人卅坪，沒有地只有厝殼的人，分廿五坪。



↑ 與兒女散心 陳阿樹提供

楊錦坤

光復後，舊頂寮的頂城，有一連兵駐守，營區在林榮芳家的後面。

楊阿才的兒子楊阿池，那時六、七歲大，中國兵的班長很喜歡他，常帶著他出去玩，那一天，楊阿池背著妹妹阿月，手牽妹妹阿雲，又到營區去找班長玩。

記得是剛過完年，楊阿池手裡拿著從小店買來的玩具槍，興高采烈，朝著班長說，要開槍了喔，那班長正躺著，隨手從床頭拿起手槍，作勢說，我也要開槍。

沒想到，班長手裡的槍，排長裝上子彈，忘了關上保險，班長一時疏忽，扣動板機，子彈射中楊阿池，連叫都來不及，就倒地死了。

那班長見狀，嚇了一大跳，雙手捧起楊阿池的屍身，嚎陶大哭，就像牛嚎一

↓ 頂寮老家的竹圍 林正明提供



般，比死了父母還難過，哭了好幾天，到楊家跪地不起，請求原諒。

軍方法庭對班長的疏忽，不能原諒，準備判重刑，楊阿才心想，班長平時很疼愛楊阿池，並不是故意殺人，反而替班長說情，班長才沒有被判死刑。

楊陳玉蘭

阮娘家媽媽勤儉，存了一萬多元，寄放在我這裡，我就存到蘇澳地區農會，沒想到那時候的總幹事張乾隆「吃錢」，我擔心錢被「吃」掉，煩惱得嘸吃嘸睏，心想，錢是媽媽的怎麼辦？

沒辦法，只好求助應媽，向應媽求筊，「只要農會把錢原封不動還給媽媽」，一定準備牲禮答謝，連續應三個筊，果然，不久之後，農會悉數歸還存款，喜出望外，準備了牲禮，答謝應媽的保佑。

還有，遷村時，為了能多買一間房子，將家裡八人分戶，希望買到邊間，可以加蓋，房子會比較大，希望房子能坐向西，為了如願，又來向應媽祈求，如果願望兌現，一定買豬腿來答謝，結果，真的全數如願。

因為遷村前沒土地，沒有優待坪可買，買到邊間，旁邊有九坪多的空地，一坪近四千元，在廿年前，卅多萬元是筆很大的負擔，只好借錢買地起厝囉。



↑ 坐在稻埕的田青上 陳德欽提供

陳坤焰

七十多年前，新城溪的出海口，就在如今的衛生垃圾衛生掩埋場南側，後來淤積，有一次洪患，溪水繞道，從現在的大坑廟後出海。

舊頂寮的埤仔，原本是一座港，可以停船，聽老一輩說，一百多年前，被大水切割，變成無尾港，不能出海，才成為埤仔，也叫港仔，就是習稱「後壁溝港仔」。

埤仔內，吳郭魚、鯽魚、烏仔魚很多，用手拋網、流刺網就可以抓，一直到六年前，垃圾掩埋場設置後，埤仔水可能遭到垃圾場的滲水污染，再也抓不到魚。

↓ 公工修建排水溝 張金純提供





李石金

日本時代，高壓統治，警察腰間掛長刀，走路有聲，看到警察嚇得尿都快滲出來，不敢作怪，小孩哭，叫一聲「大人來了」，馬上停止哭聲，從頂寮、龍德、嶺腳到馬賽，只有一個警察，不像現在七、八個，但是那時治安好的不得了。

張劉君枝

得知遷村的消息，內心很掙扎，也很徬徨，遷村前一個月，內心很捨不得，看看老房子，老竹圍，真是萬般不捨。

李朝金

五十一年，颱風帶來大水，堤防將潰，中崙一帶的人，急忙逃到大庄避難，

舊頂寮到蘇澳街的交通不便，需涉新城溪，新城溪建橋很晚，形成交通阻隔，水大就過不去，沿溪堤到武荖坑，路面很狹窄。

林幸子

十三歲就牽罟，直到廿七、八歲，小時候在岸上牽索，長大些，幫忙扛罟網到船上。

舊頂寮海邊，毛蟹滿地爬，一抓就是一布袋，老人家常用「牛順章」燉毛蟹吃。



↑ 訂婚儀式，新娘向準夫家長輩奉茶 林佛德提供



↑ 喝過紅茶收回茶杯長輩致贈紅包 林佛德提供



↑ 迎娶長輩在大廳合影 林佛德提供

楊戊寅

廿二歲時，因為生活艱苦，透過親戚朋友拉關係，到南方澳當船員，那時候，想到船上當船員，沒有門路是找不到的，就是「拿閩雞送船頭家」，還不見得有船員缺可做。

我做船員時，約五十八年前，就是民國卅三年時，南方澳只有第一漁港，漁船都是小型的木殼船，廿五馬力的船，就已算是大船了。

我討的船是廿馬力的機器船，也算是一艘大漁船，經營鏢釣漁業，攏是「現撈仔」，最遠抓到龜山島、雞仔瀨海域。

剛上船時，負責煮飯，一百元分三支，就是三成，分到卅元。已是很高的收入，那時舊頂寮的人到南方澳討海的很少。



↑ 二月十五日乞龜 陳德欽提供

李碧波

十八歲時，討延繩釣，不過，是到北方澳，透早二點開港門，所以深夜十二點，就要從家裡走路到北方澳，才趕得上出港作業，那時到北方澳的路，是翻越北方澳嶺。

我家經營私人碾米行，六月冬收成時，處理庄內的稻谷，住在頂寮一號的是鄭桂花。



← 舊育英國校教室前 陳德欽提供



楊戊寅

日本時代，做日本兵真稀罕，連警察也不敢抓，庄內有一人，做兵前，偷吃甘蔗，警察來抓，他拿出兵單，警察不敢抓。

阮大哥楊阿根，十九歲時，志願做日本兵，去馬尼拉、新加坡，結果，一去沒回，戰死

在國外，同時期，庄內還有阿泉、阿生、阿漢、阿波、萬盛、阿柳、番王等人，也去做兵，只有萬盛回來，其他都死掉，有的連骨灰都沒回來。

阮哥哥的骨灰罈，託人帶回來，做風水時，台北州政府派專人來做，墓仔做的很水（漂亮），台北州只要有人來看「阿根」的墓，全庄前一天就大掃除。



↑慶祝生日全家準備大蛋糕 林金福提供

張劉君枝 林張碧燕

木麻黃在日本時代是保育樹，亂砍被抓到要坐牢。

光復後，管理木麻黃的那個人，滿頭白髮，大家都叫他「白毛仔」，全庄的人都怕他，黑夜裡，他突然大喝一聲，會嚇得大家腿軟。

李朝金

林投一定要在六月冬栽種才會活，六月種下去，七、八月即生根，展現旺盛的生命力，冬天種，因宜蘭多雨，種下去的林投，根部會腐爛，種不活。



↑端午節準備菖蒲辟邪 蘇德政提供

林次郎

我住在下城一號，阮厝是三間低厝仔，用大水樹（漂流木）的桶仔、山鬚（筆筒樹）做樑柱，大家相換工，幫忙搭蓋起來的。

陳坤焰

新城溪頂寮崩堤時，大水淹到大人的胸口，「下城」、「中崙仔」淹最慘，林次郎他們家就淹到紅格桌上（神明桌）。

楊陳玉蘭

每年九、十月，做大水以後，山上的蛇都被沖下來，不管是厝內厝外，都會發現龜殼花等毒蛇。

蘇德政

頂寮大姓陳、林最多，林阿牛是日治時代的「保正」，遷村時，差不出有六、七十戶搬到外地居住。



↑ 新廟慶成殺豬慶祝

張金純提供



↑ 頂寮的土磨間（碾米行） 李碧波提供



耆老篇

池德全 79歲 張金純 78歲 楊張阿景 77歲 陳金遜 77歲 陳文通 76歲
 李宗溫 75歲 林阿祈 73歲 陳滿福 73歲 陳啓發 71歲 陳林素梅 71歲
 林焰樹 69歲 蘇日成 68歲 陳文淵 68歲 陳游阿笋 68歲 陳銀傳 68歲
 鐘秀和 64歲 陳仁和 64歲 蘇何秀雲 63歲 林正明 61歲 蘇陳貴子 61歲
 林張碧燕 58歲 陳呈祥 51歲 陳阿樹 44歲



池德全



張金純



楊張阿景



陳金遜



陳文通



李宗溫



林阿祈



陳滿福



陳啓發



陳林素梅



林焰樹



蘇日成



陳文淵



陳游阿笋



陳銀傳



鐘秀和



陳仁和



蘇何秀雲



林正明



蘇陳貴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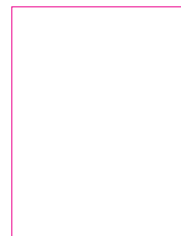
林張碧燕



陳呈祥



陳阿樹



前 言

張金純

我的祖先，來自福建省和邑，未遷村前住頂城，在舊頂寮算是旺族，擔任四屆的里長，兼任社區理事長，漁會的理、監事，前前後後做了十二任，七十五年當選「全國特優里長」，卸任時，捐出卅萬元給文化國中當獎學金。

舊頂寮遷村時，陳定南當縣長，王秋吉是縣政府主辦人，林文吉做鎮長，我是里長，本來，里民大家都反對遷村，後來台化設廠，排毒水，魚死，舊頂寮在下游，成了「湖底城」，謠傳婦女不能受胎，才同意搬遷。

集體遷村要搬到那？我主張搬到堤防下，地勢較高；頂寮有二個埤，前埤在舊頂寮內，後埤在現在的城隍爺廟前，後埤的地勢低。

當時，後埤一帶林投樹比人高，全是刺竹、麻竹，白天走過去，感覺都有點毛毛的，整地時，我要求竹頭、林投頭要清除乾淨，不然，埋在地下，久後腐爛，房屋的地基會下陷。

舊頂寮裝電話，是我爭取的，六十四年間，漁港舊的木頭電桿，換成水泥桿，我是漁會理事，跟理事長賴溪頭商量，要了換下來的舊電桿，載到頂寮立起來，經費三對等，鎮公所、漁會、農會各出一分，舊頂寮才有電話。

↓ 舊頂寮路上的結婚禮車 林佛德提供





林正明 陳滿福

舊頂寮住茅仔厝，冬暖夏涼，住二、三年之後，會漏雨，從自己種的茅仔園，割取茅草曬乾，上下用竹子固定住，一層層舖上屋頂。

牆壁是「牛屎壁」，撿牛糞攪田土，塗抹在用菅芒枝編製成的牆壁結構上，就完成「牛糞壁」。

有錢人，就用「灰土」（石灰）糊壁。



↑ 頂寮遷村前舊行政區域圖 林永禎提供

陳文淵

以前牛養很多，耕田靠牛。

蓋茅仔厝，厝邊頭尾「相換工」，幫忙蓋，茅仔厝禁不起風吹，颱風來就倒，大家倒厝倒到怕。

民國六十年左右，我八歲，一次大風颶，躲在草窰裡，聽說，功勞埔有人躲在草窰內被壓死。

後來，生活改善，茅草厝的屋頂改為瓦片，牛糞壁改用木板，但是，一個月好幾次颱風，屋瓦被吹光光，不久，又改成油毛氈，木板牆也改為磚壁，那時已經有電。

只是電不夠，白天不供電，晚上才有電，電費是算盞，一盞幾燭光多少錢，共幾盞。雖然有電，大家都捨不得用，現在回想起來，有繳錢，還捨不得用，實在很慫。



← 到廟裡拜拜乞龜

陳德欽提供



↑ 改建後的頂寮舊厝 楊宗漢提供

蘇陳貴子

那時候的婦女，都在家打「草正」，貼補家用，一天日夜不停的打，可以打六十幾件，堆起來有一個人高，一件才一毛錢。

囡仔都跑到大嶺買金甘仔糖，一角錢可以買到五個牛奶糖。

查某人也幫忙牽罟，差不多是農曆二月尾三月初，一直到六月冬，八月風颶期，就是人講「九降起，牽罟無米煮」，這時候，男人換擔土、擔石仔賺錢，因為，東北季風起，風浪大，牽罟要休到過年後。

楊張阿景

阮的一生都住在頂寮，外家（娘家）在「下城」，沒想到，嫁奩竟然嫁到「天邊海角」的「上城」最裡面的上頂寮。

公公楊永興整罟，牽罟一牽好幾千斤的魚，透暝煮魚，婆婆最辛苦，但我也不得閒，得在一旁幫忙，常常煮到天亮，被成群的蚊子叮到天亮。

想起「細漢」的生活，楊張阿景說到哽咽，忙掏出衛生紙拭淚，她說，實在很歹命，母親生了十五個兄弟姐妹，她是四女，十五歲時，就要照顧三歲、五歲、九歲的弟弟，七歲的妹妹。

母親早逝，父親和哥哥、姐姐外出工作，她就負責打理家中一切，常是背上揹一個，手上牽三個，還要洗一家十餘口的衣服，一家主要收入就靠父親種田的

↓ 這戶人家就是頂寮路一號 林次郎提供 微薄收入。



↑ 解拉颱風埋沒稻田復耕貸款借據
陳阿樹提供

三餐攏嘛吃蕃薯籤，有米時，也捨不得煮來吃，一餐飯，只加一小杯米下去煮，能吃到香噴噴的白米飯，就是最大的享受了，兄弟姐妹總是搶著撈米粒吃，輪到她吃飯時，就只剩下蕃薯籤了。



林阿祈

我住在「半中仔」，咱們這輩，大家攞嘛艱苦，「細漢」到利澤簡替人做長工「看鴨」換三頓，顧一年才換十餘元工錢。

領到工錢，拿一分錢買一顆「金甘仔糖」，捨不得整顆塞到嘴裡，把糖小心對剖，再切成小塊，慢慢吃，享受甜美的滿足感，如今回想起來，真趣味。

十八歲時，阮阿伯在北方澳「整船仔」，是放緃的「延繩釣」，抓鯊魚、旗魚，二十馬力的船，最遠能到南澳鼻作業，討海期間，漁獲成績不錯。

廿二歲那年結婚，阮妻五結人，是坐一個多小時的大花轎迎娶的，之後三年，我也為兩個弟弟討了媳婦。

光復初期，四萬換一塊，日子更艱苦，那時候賺的錢，都是五萬、十萬、廿萬計算，錢很多，不過，家家戶戶攞是吃蕃薯。

三十歲時，經營一艘卅馬力的船，請五個船員討海，到無人島（釣魚台）作業，那時候不像現在，有這麼先進的船儀，都是靠收音機，回航只要對準電台，就是回家的航路，一直開蘇澳港外海時，就可看到燈塔的燈在閃，回家的路就不遠了。

林張碧燕

講到打草繩、打草正心就酸，搓十幾條草繩，才打一領草正，一領一角，搓到手掌皮薄到快破掉。



↑帶小孩到福安宮乞龜 陳邦彥提供

←雜貨店內吃西瓜 林佛德提供

陳啟發

「猴猴仔頭」，以前有平埔族聚落住，是進入頂寮庄的入口，那族人說話口音，和馬賽族人不同，與加禮遠族相近，平時也有往來，應該是加禮遠族。

林阿祈

日本時代，養豬不可以隨便宰殺，日本人都有造冊，仔豬時就剪耳朵做記號，長大一點，再剪一次耳朵，核對隻數，不能少，根本沒人敢偷殺豬。

日本時代，一個禮拜配給一次豬肉，每人每星期配給三兩豬肉，黑糖也是二、三兩，米嘛照分。

講到米，就有氣，日據時代，真正是台灣人欺侮台灣人。

稻谷收割前，役場（日本的鎮公所）出來查估，譬如一分地種二百株稻子，役場的人故意找其中結實最飽滿的二十株，作為二百株稻谷的平均收成量，真正的

收成根本沒那麼好，弄得農民沒有存糧，為了活下去，大家只好偷藏米。

記得有一年，父親把米藏在草窠中間，四面疊上稻草，沒想到役場的人接到密報，一大早就來了，用削尖尖的竹管戳進去，竹管裡果然有米。

父親立刻被抓到拘留所拘留，一直到晚上才被放回來，想到役場的台灣人欺侮台灣人，現在想起來，心裡還有氣。

←舊頂寮的南瓜園 陳哲政提供



↑ 陳秀祈在舊頂寮家門前 陳政輝提供





陳文通

小時候，沒電火，都是點「燈仔火」，燈仔火要買「番仔火油」，放下油心，點火就亮，番仔火油一杯要二分錢。



↑ 與同學在校門口合影 陳德欽提供

林阿祈

頂寮人在外凶死的，不得入庄，這個習俗，自古早就留下來，厝內有人往生，親戚朋友、厝邊頭尾，多會主動幫忙，出殯當天，「大厝」要出門時，攏是庄內的人自己扛，絕對沒外人或葬儀社的人。

扛棺材，一次央十六人，分成二班，事前，喪家需請人拿煙去央人幫忙，對方如果同意，就收下一包香煙，表示同意，早期的煙是「新樂園」。

如今，老一輩的體力已不行，陸續傳承給年輕一輩接手，包括如何捆繩，才能讓棺木穩固不搖晃，如何扛比較省力等，這項傳統，一直都在頂寮傳下去。

陳仁和 林焰樹

舊頂寮靠海，多沙崙，良田很少，種稻的，多半是「低水田」。沙地滲得快，輪流灌溉的水，很快就滲漏光了。

↓ 一九七一年就讀育英國小二年級 邱來發提供



佃仔田，要和地主分，一期作，一甲地收成三千斤就算不錯了，二期作常遇到大水，稻作倒伏，經常沒收成，能收個三、五百斤就偷笑了。

陳呈祥

卅五年前，阮阿公陳阿青過世，我是大孫，十七歲，捧「神祇」坐「大孫轎」，由叔伯仔的阿叔（即堂叔）扛轎，還沒出庄，就坐的頭暈，連忙向叔叔說要求下來走，出庄繞到猴猴一帶後，再回庄下葬。

阿公光復後做里長，人緣很好，庄內大家都惜情，送阿公走完最後一段路，因此，出殯當天，殺了五頭豬，感謝厝邊頭尾的幫忙。

我跟叔伯小弟陳呈文，二人搓草，連續搓卅七天，破阮頂寮庄內的記錄，攏共搓五、六甲地。

曾祖父入贅，後來因故離婚，被逐出家門後，下落不明，子孫雖有四處打探，都沒有他的消息，曾祖母姓陳，阿公陳阿青替母舅耕種〇點二公頃的土地，自己打拼，向新城農會借五萬元整畧，曾祖母後來改嫁姓林的，就是林阿祈的阿祖。

阿公陳阿青選里長，得票率百分之八十九，殺一隻豬、做戲慶祝，那時候，厝內總共養十五隻豬，一條牛犁田。

做二任後，換陳啓發做二任，張金純做二任後，又換陳啓發一任，陳正德一任，林瑞芳二任，到現在是第三任了。

十七歲時，父親陳金生罹患淋巴腺癌，醫二年，花了一萬塊錢，還是藥石罔



↑ 老里長陳阿青
陳呈祥提供



然，那時一甲地三萬塊，陳啓發是阮三叔。

← 大小小到福安宮乞龜
陳德欽提供



蘇日成

日本時代，北方澳有電，舊頂寮沒電，光復後才有電，電火球仔一粒二十燭光，很亮，剛開始眼睛睜不開，厝裡都是二個房間共用一盞電火球。

陳呈祥

小學五年級時，庄仔出外的大路，都是石子路，路旁種高高的木麻黃，阿公惜孫，買一雙布鞋給我，就是「中國強」。

我上、下學捨不得穿，把兩隻鞋帶綁起來，掛在脖子上，到了學校才穿上，那時候，生活困苦，全校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同學沒有鞋子穿，我的「中國強」布鞋，非常耀眼。

小時候，舊頂寮沒有公車可坐，出外都是靠兩隻腳，有錢一點的人家，有腳踏車，搭公車要走到猴猴仔，坐到羅東要一塊半，不便宜，所以大部份的人都是走路，來回省下三塊錢，可以買一大串香蕉。

小孩子為了看公車，經常跑到沙崙上，看到公車影子，就高興個大半天。

阮舊厝有五間，有彩繪，過年時，有魚、豬肉皮煮湯，脆脆的，很好吃。

↓ 山崙下的舊頂寮農田 陳德欽提供



陳林素梅

收成不好，私藏又常被充公，生活很苦，配級是這樣，重勞一人一天半斤米，輕勞少，家中老人、小孩多者，根本不夠吃。

有幾年，掉落的蕃薯葉也煮來吃，婦人家出門採野菜，看到綠色的、嫩的就採回家來煮。

陳金遜

那時馬賽派出所，包含現在的新城、隘丁、功勞埔、大坑罟、頂寮、龍德、馬賽、嶺腳、港口八、九個庄頭，只有二名警員。

林阿祈

頂寮卡早有六組罟，如果牽一千斤，罟主分九百斤，剩一百斤，給二十多個餵索



↑ 舊頂寮的夏天大家穿得少 陳德欽提供

的人分。不過，我比較少參與牽罟，我攏去討海，卡好賺，六個月賺一萬一千塊，那個時候可以買五甲農田，但是厝內吃飯的人多，擔頭重，吃飯都不夠，那有餘力買田地。



← 公工把運來的砂石合力鋪平
張金純提供



蘇陳貴子 楊張阿景

嫁到「上頂寮」時，只有阮頭家（夫婿）他們一戶，魚一煮，往往是六、七十擔，一擔差不多有一百斤，加上「分堆」後，有的人寄煮，量更大。

魚寮大灶，五、六個大鼎一字排開，熱氣奔騰，有時還不夠，在旁邊臨時起二、三鼎，煮好曬乾後，魚販入庄來批貨，魚貨是（魚勿）仔、鱧仔、苦鮫仔，一斤七、八元。



↑ 罌寮的香爐

蘇日成 林阿祈

聽老伙仔講，大眾爺最靈感，每當山上的番仔準備「出草」，而庄民不知情，依舊上武荖坑山撿柴草，大眾爺就會顯聖，海邊出現大批魚群，罌主忙通知大家，上山撿柴草的人接到消息，會立刻下山，往往才回到庄內，就傳來番仔在山上殺人的消息。

還有，慶典演戲時，大家講好，今晚幾點要結束，但是大眾爺忽然「發爐」，經請示，原來大眾爺不同意，要戲繼續演，叫大家不可分散，有一人跟他的阿公「鐵齒」，硬要提早回家，才走到金溪橋頭，就被番仔殺死了。



↑ 老家屋前 林菊花提供

鐘秀和

舊頂寮農田低窪，最怕豪雨，水流一時宣洩不及，稻作泡在水中，三天就發芽，心血全部泡湯。

所以有「雷損秋，年冬半收」這句話，稻作收成最多只有一半，甚至可能帶來洪水，家當漂流。

楊張阿景

農閒時，婦女也打「草正」，主要是用來裝石粉、裝鹽用的。

陳呈祥

農閒時，婦女搓草繩、打草蓆，貼補家用。

小時候都得幫忙做，為了買書包，透早四、五點起來，先跟阮阿母打三領草蓆，再走路經過溪底（新城溪），到育英國小讀書，晚上，做到十點多，打一百領，賺十元，買一個書包，揸三、四年。

討海人有抓就有賺，不可以偷懶，冬至前，海邊仔抓毛蟹，暗時，毛蟹看到手電筒的光，會縮成一團，自然手到擒來，不過，有時不小心，還是會被毛蟹的螯狠狠的夾住，痛的哇哇叫。

林阿祈

出海之前，我都會先到大眾爺廟請示大眾爺「我今天到那個海域抓魚，抓不抓得到魚」，如果大眾爺給二個聖筊、一個陰筊，這航次一定滿載，屢試不爽。

帝君廟內供奉陳聖王，信眾自組陳聖王會，厝內有生男嬰的，農曆二月十五日陳聖王千秋時，要做大紅龜答謝，二斤紅龜就很大了，拜完之後，分給會員，呷平安，會員二十多人。

陳阿樹

舊頂寮第一支電話，是手搖式，王銀來裝設的，當時一台要價七、八萬元，用來聯絡買賣虱目魚苗、烏仔魚苗生意，第二支電話是里辦公處裝的。



↑ 乞龜回家路上遇上哥哥 陳來福提供



↑ 新廟康成普度 張金純提供